



官  
讀朱隨筆

卷一

在 13  
768  
1







陸稼書先生讀朱隨筆小注卷一

吳縣席永恂 漢翼

婁縣趙鳳翔 魚裳

受業

嘉定侯 銓 秉蘅

太倉王前席 漢廷

男 宸徵 直方

朱子大全集卷三十

答汪帥論兩蘇云語道學則迷大本謀事實則尚權  
謀銜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數語斷盡兩蘇





詩之圖筆卷一  
之學與汪帥論蘇學凡三書學者皆當玩味庶不爲  
眉山兄弟所溺又卷四十六答詹元善云蘇氏兄  
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  
爲酷烈

答汪尚書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卽  
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  
不能外所謂無間也此數語已見太極圖解中而此  
尤覺簡明

與張欽夫書云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

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  
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  
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  
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  
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  
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  
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  
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  
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



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按朱子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未耳。而劉念臺聖學宗傳取此以爲中和說之一。且評云。說得大意已是。猥不是限於一時拘於一處。念臺雖知此非朱子定論。然深契焉。則以與其學合也。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云。試思聖人入太廟每事問。存餼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

意象。又爲如何。又云。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己意之便也。此一段。可爲較書者之深戒。朱子於大學孝經。雖皆刊定。而必存其舊。真萬世法也。

朱子大全集卷三十一

答張敬夫云。泛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



言久隱筆卷一 三  
我者亦不中語嘿之節矣。愚按答問之際不可不思此言。

答張敬夫云。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愚按玩此段。則知類書之學。有益於人。而誤人亦不淺。又一書答敬夫云。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爲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爲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

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蒙來喻。始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慤實用功。則亦未免尚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噫。朱子之恐學者之避迂求捷。倦倦如此。而今學者以類書作本領。何哉。



答張敬夫云。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爲剩語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愚按謂四者皆有動靜亦可。但非周子此處正意耳。

答張敬夫云。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sub>中</sub>之道者。是也。蓋所謂

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sub>中</sub>之道者。乃卽事卽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愚按此一段。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總解已發未發之中。與時解稍異。存以俟考。

答張敬夫云。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



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卽事卽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

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愚按此書註云：壬辰冬，而中和舊說序在壬辰八月，則此書固朱子定論也。答張敬夫云：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忿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愚按此段與觀心說



相發明

答張敬夫云。何有於我哉。古注云。獨我有之。伊川似亦是如此說云。勉人學當如是也。蓋如云。不如丘之好學之意。語雖若少揚。而意實已深自抑矣。愚按如此說甚妥。不知集注何以不從。乃主謙而又謙之說。似與若聖章矛盾者。注中又並不將兩章合說明白。直待雙峰饒氏委曲說得明。然畢竟可疑。

答張敬夫論牛李維州之事云。還其地可也。縛送悉怛謀。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愚按如此處分。方是恰

好

答張敬夫云。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脩者。愚按處浮華之時。不可不謹持此戒。

答張敬夫云。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



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愚按以悟本心爲踐履切中象山之病。

答敬夫集大成說。按敬夫所解孔子之謂集大成句。原有二說。一說集合也。言合衆理而大備於身也。一說或曰。集謂合樂。成謂樂之一變。此卽以樂譬之也。朱子於此並未嘗斷從某說。

答欽夫孟子說疑義云。按此解之體。不爲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義。便以己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脈絡連綴。使不曉者展轉迷惑。粗

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爲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愚按此一段說解經之法最詳。朱子於前一書又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可與此段參看。



又云夜氣不足以存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心者皆指心而言耳。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日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旦晝之所為有枯心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枯心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心也。若以氣言則此章文意首尾衡決殊無血脈意味矣。愚按今人只管自立意見。不管首尾衡決。朱子用此四字最妙。

又云大體小體章不曾提掇著立字而只以思為王。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愚按此條朱子說得如何樣立。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曰。就有道而正焉。謂異世而求之。書本文未有此意。恐不須過說。或必欲言之。則別為一節。而設問以起之。可也。愚按朱子解經。必就本義解之。所以不同於諸家。

又論無適無莫曰。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譏其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



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愚按朱子兼取程子謝氏之說。而後無適莫之意始備。又論一以貫之曰。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該。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以貫之也。此一段可悟一貫之說。

又論自行束脩以上曰。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誨字之意。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也。蓋吾無隱乎爾。乃爲二三子以爲有隱而發。不保其往。乃爲門人疑於互鄉童

子而發。皆非平日之常言。不應於此無故而及之也。若以禮來者。不以一言告之。而必俟其自得於辭氣容色之間。又先萌不保其往之意。則非聖人物來順應之心矣。愚按此與就有道而正條同。大抵南軒多發明言外之意。而朱子則務求本文之旨。論子所雅言曰。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他得哉。固是如此。然未須說亦同此。

南軒解行藏章曰。其用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朱子答曰。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



言先隱堂卷一  
十一  
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及物之意，皇皇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爲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爲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按朱子此條，與前論無適莫一條，及中庸或問，駁龜山喜怒哀樂之說，皆相發明。

又論曾子有疾，名門弟子曰：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亦過高之說，非曾子之本指也。且當發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思保其形體之不易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爲丁寧之意也。又論子張問行，曰：人雖不見知，而在己者未嘗不行。夫子之言，言其常理耳。人雖不知，別是一段事。未應遽說以亂夫子之意。向後別以己意推言，則可耳。愚按朱子與敬夫論癸巳論語說，都是要就本意說，不要將言外之意來亂本文之意。故又云：溫公謂楊子作玄，本以明易。



非敢別爲一書。以與易競。今讀此書。雖名爲說論語者。然考其實。則幾欲與論語競矣。此最可爲看書者之戒空。又如敬夫解三愆章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不能也。朱子曰。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未說到此地位也。又解子謂伯魚曰。爲者躬行其實也。朱子曰。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爲只是誦讀講貫。

又敬夫於志士仁人章云。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朱子曰。此解中常

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爲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爲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爲之也。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慤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他人旁觀者言之。以爲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爲善。則已不安帖。況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按此等處。朱子看得真是十分細密。



答張敬夫論中庸說云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正唯此處爲難耳玩此段則知博約先後正難執一

答敬夫云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儻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

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愚按此條所謂主宰未嘗明指想必是指心念臺取此以爲中和說二而以爲指天命之性則失之矣後一書又云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可見其指心又卷四十二答石子重云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



言身圖象卷一  
三  
意却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顛預籠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

答張敬夫云。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愚按玩此則不但精一是功夫。卽人心道心二句亦自有功夫。但此察字要看得與觀心之觀字有別。方好。答張敬夫問目內論盡心知性曰。心體廓然。初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克

已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旦脫然私意剝落。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精粗。隨所擴充。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天下歸仁者。正此意也。又論存心養性曰。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亾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也。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然學者將以求盡其心。亦未



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但其意味淺深。有不同耳。又論妖壽不貳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斂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爲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愚按此朱子所解。與集注大不同。其爲未定之論無疑。明季諸儒。多主此爲說。自以爲獨得。其亦未嘗深考

也

又答張敬夫問目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按此看敬字。與前所謂敬者學之終始。又不

同

又答張敬夫問目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愚按此條。猶是中和舊說。



又答張敬夫論苟志於仁曰。夫舉措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不過處。此惟仁者能之。顏曾其猶病諸。今以志於仁者。便能如此。亦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以爲志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有卽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來。用力之外。庶乎一旦廓然而有以知仁矣。雖曰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顏曾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象。然亦豈敢自

如此擔當。只是誠心恭己。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爾。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又且氣象不好。亦無聖賢意味。正如張子韶孝經首云。直指其路。急策而疾趨之。此何等氣象耶。愚按朱子極力發揮言外之旨。蓋卽圈外註意。與前論癸巳論語說專欲就本文說者不同。固各有當也。與欽夫論仁。往復諸說。真西山讀書記彙而附於仁說之後。最妙。但內有自注一段云。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



言身圖卷一  
三  
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况能無所不溥乎。按此一段。發明公之一字。不可直指爲仁體。最爲深切。不應刪却。

又論仁說云。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按此一段。亦可見公之一字。不可直指爲仁體。按學部通辯。張敬夫卒於淳熙庚子。先朱子之卒。二十載。

又答張欽夫云。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會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所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睹矣。按此書。卽念臺所謂



語類卷一  
中和說三。而此一段則其所刪者也。通一書大抵言心有動靜。而非復如中和舊說矣。此與答湖南諸公一書意同。其爲朱子定論無疑。而念臺謂此是朱子已見得後。仍用鈍根工夫。則是欲伸已見而巧於抑朱子之說也。

朱子大全集卷三十三

答呂伯恭云。謹嚴之誨。敬聞命矣。但以是心至者。無拒而不受之理。極知其間氣質不無偏駁。然亦未嘗不痛箴警之。庶幾不負友朋之責。却聞門下多得文

士之有時名者。其議論乖僻。流聞四方。大爲學者心術之害。使人憂歎不自己。亦嘗摘其邪僞否。按玩此條。有志於誨人者。不可不慎。

又答呂伯恭云。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人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按此條。當與舉業不患妨功。但患奪志之說參看。

又答呂伯恭云。學校之政。名存實亾。徒以陷溺人心。



敗壞風俗。不若無之爲愈。聞嘗有所釐正。然當留意於立教厲俗之本。乃爲有補。若課試末流。小小得失之間。則亦不足深較也。愚按今之教官一途。雖愛禮存羊者所務惜。然不有以釐正之。則溺人心。敗風俗。有不可勝言者。有心世道者。可不留意哉。

又答呂伯恭云。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文。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愚按此可爲今日亂操選政者之戒。

又答呂伯恭云。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爲聖人之言也。頗覺其言之有味。按此等處。是朱子論學主腦。

又答呂伯恭云。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略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刪去。从遠却惑人也。記論語者。只爲不會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愚按有刪定之志者。



不可不知此法

又答呂伯恭云道問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愚按此條似卽中和舊說序內所指

朱子大全集卷三十四

又答呂伯恭云近年一種議論專務宛轉回互欲以

潛回主意陰轉事機此在古人固有以此而濟事者然皆居亂世事昏主不得已而然者愚按危言孫言固當因時

又答呂伯恭云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槩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愚按今人有謂鄭聲與鄭風不同者不知朱子已經辨過

又答呂伯恭云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譬道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



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愚按此非朱子之內自省不知。

又答呂伯恭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

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又云。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愚按此是朱子在南康時。象山來會後議論。故此書首皆言南康初歸時事。而其前一書則云。子靜到此數日。

朱子大全集卷三十五

又答呂伯恭云。聖賢之言。離合張弛。各有次序。不容



一句都道得盡。故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爲大本。一則爲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爲一矣。愚按離合張弛四字。最是看書要法。

又答呂伯恭曰。仁字之義。孟子言心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也。程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也。愚按仁字有此二樣。

又答呂伯恭云。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慤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註。須是兩程先

生。方開得這口。愚按朱子之不忽古注如此。今人胡竟束之高閣也。又云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此句不知出於何書。又見朱子於字句之疑。不憚遠問如此。

又答呂伯恭論誰毀誰譽章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愚按此數語。較集注更爲明白。

又答呂伯恭云。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



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胸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正矣。愚按此則知空疎者。不得借上蔡以自護。

又答呂伯恭云。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但是聞者未易解耳。聖賢之言。固無所不盡。愚按此似與集註教不躐等之解不同。又云。明道有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似且如此。用功基脚。卻稍牢固。未敢便離却下學之地。別求上達處也。但當更於存養踐履上著力。不可只考同異較詳略。專為章句之學。

而已。愚按此則縱有時言性天道。亦斷不離下學而言之也。

又答呂伯恭論淵源錄云。明道云。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為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



讀朱陸筆卷一  
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爲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邵子文晚著此書。於其早歲之所逮聞者。年月先後。容或小差。若語意本末。則不應全誤。愚按此則東林之激。豈程朱所許哉。顧涇陽自謂濂洛關閩之清議。而非顧廚俊及之清議。吾未敢信也。朱子答劉子澄書云。趙子直在此。講求臨汀鹽法利病甚悉。竟以諸司議論不一而罷。甚可惜。然亦是渠合下不與

漕司商量之過。不可專罪他人也。此卽明道之意。又云。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旣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王。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故區區鄙意。深欲存之。若必以爲病。則但注其下云。某人云。國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愚按朱子於淵源錄。斟酌如此。固學者所宜細玩也。



答劉子澄云。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大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爲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旨。愚按所謂氣象急迫者。惜朱子未實指一二段言之。此及下條自注云。壬辰。

又答劉子澄云。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

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愚按其道同者。中而已矣。造德各異者。氣質不同。而所以爲中者。不可一也。故中之爲道。不但當隨事而異。隨時而異。而又當隨人氣質而異。然則善學明道者。伊川也。



讀朱國筆卷一  
又答劉子澄云。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迹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

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愚按黨錮之賢。極似東林。建安以後之人。極似今日。卷五十四。答孫季和亦論及荀彧事。曰。人家祖父。壁立千仞。子孫猶自倒東來西。況太丘制行如此。其末流之弊。爲賊佐命。亦何足怪哉。

又與劉子澄云。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



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爲無力。然其下稍無所據依。恐亦未免害事也。又一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彊不可令者。猶未肯豎降幡也。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活。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有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蔥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此二書

皆在伯恭沒後。而與象山相左如此。

又與劉子澄論學者。當於別後惜取光陰。須看教滿肚疑難。不能得相見。相見後三五日。說不透。方是長進也。愚按此段。最可想見顏子仰鑽瞻忽光景。真如軍士有超距投石之勇。自然戰無不勝也。

又與劉子澄云。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脩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愚按此與程子作字甚敬之意同。



朱子大全集卷三十六

朱子答陸子壽論太極西銘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此二語後來與子靜反覆辨論此却是根

答子靜云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文離之病此朱子自言其日用得力非言其頓悟得力也其篇首固云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學節通辯於此書亦看得未透

答子靜書中如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又如云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此等語真個是擲撲不破

答陳同甫云去年十論大意亦恐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愚按此意講經濟者不可不知朱子所以箴規同甫者大意不過欲其紬去義利雙行王霸竝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



事

又答同甫云。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此數語說盡養氣一章大旨。

又答同甫云。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爲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愚按此可見朱子之謹於言行如此。

朱子與陳同甫書。惟攪金銀銅鐵爲一器。及點鐵成金二篇最詳。前篇云。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

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後篇云。來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竝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愚按此二段。又是同甫所以義利雙行。王霸竝用之根。又答陳同甫。辭其歲遣介存問。按同甫於朱子。如冰炭不相入。而其執禮之恭。又如此。

朱子大全集卷三十七



與籍溪胡原仲云官居廩食之況不敢問物情時變必已了然於胸中矣如有用我而將奚先此則區區所欲聞也按朱子於故舊不問其私而惟以道義相期如此

朱子呼胡籍溪爲丈丈不知當時是何等樣人方用此稱朱子與范直閣書稱李延平亦只稱得李愿中丈

與范直閣書云胡丈書中復至前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著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

際廓然四通八達矣熹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愚按此解一貫似與集注合近日呂晚邨解一貫云譬之傷寒寒只是此寒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證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又謂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晚邨此說大背朱註記得桴亭會如此說愚不敢信又與范直閣云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字



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愚按此說得曾子借忠恕明一貫之意最了然推此并可知夫子言仁而各指一二事言之之意

與慶國卓夫人云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轄一日廢慢則罪戾及之故仕於州縣者常曉事而少過愚按今人以入翰林爲榮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倅勢反出已下榮則榮矣然以朱子此書觀之果足爲幸乎

與黃端明書自謂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其粗厲猛起之心嗚呼朱子猶自責如此吾人當如何耶又此書尾云敢以書先於將命者而立於庶下以聽可否之命則是將欲見之而先之以書也待達尊之禮當然

與王龜齡一書全從涵養來韓蘇上執政書有此等氣味否試竝讀之何啻砒砒之與美玉

與龔實之一書可謂取人以言者戒

與劉共父論校正二程集言其主張大過便說恐此



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爲害不細。亦不專爲二先生之文也。朱子於朋友間。防微杜漸。如此。與劉共父論訪問人材一書。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不可不知。此與陳幾亭掌上錄同意。內云。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二語於答張敬夫書中。亦曾舉之。蓋卽指共父也。緣其不能留意人材。故其所成就如此。吁。可戒也。答韓無咎云。凡和靖所謂。非先生語者。恐特他人聞

之。而和靖未聞耳。愚按篤信之人。往往有此病。和靖之只信已所聞。猶之恭父南軒。只主張胡文定所改也。

與芮國器云。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捨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愚按節取是學成



後事若初學爲之則不免爲所化矣

答鄭景望云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熹竊論此矣以爲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爲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爲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邵子文以爲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愚按此條當與答陳同甫三代漢唐之辨相發明與鄭景望論舜典用刑云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

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愚按小民冤痛不可不伸然當上下掣肘之時有欲伸一人之冤而拖累什百無辜之人使之破家喪身數年不得休息則司獄者又當有以權衡乎其間矣

答鄭景望云示論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者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



言身隨筆卷一  
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阿時狗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愚按爲應舉之文者。能如明道之可傳而無愧。斯爲不負舉業矣。

綱目楊雄荀彧書法。見於答尤延之二書。考之可以見筆削之嚴。

答程可久云。史記索隱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曰。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今以遂人之法考之。當以後說爲正也。遂人鄭注。徑從畛橫。涂從道橫。今考一徑之內爲田百畝。一涂之內爲田百夫。而

徑涂皆從。卽所謂南北之陌。一畛之內爲田千畝。一道之內爲田千夫。而畛道皆橫。卽所謂東西之阡也。其立名取義。正以夫畝之數得之。愚按講阡陌便合得徑涂畛道。此之謂通貫古今。

答程可久云。謂四象爲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未瑩者。蓋方其爲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爲四象。則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愚按朱子解太極則云。卽在兩儀之內。解兩儀則云。在四象之先。此當深玩。



言方圖卷一  
答陳體仁云。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又云。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又云。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此皆足破鄭夾漈之說。夾漈雖云。樂以詩爲本。詩以樂爲用。然却云。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又云。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旣勝。則聲歌之學日微。如此則却似詩乃爲樂而作。安在其爲本乎。若其所謂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於風

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所招之類。此却近之。然又須知逸詩之中。亦必有得其聲。而不得其義者。

朱子大全集卷三十八

答袁機仲云。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愚按觀此。則知兩儀八卦之次第。然以誠通誠復論之。則一元亨利貞。已管盡終古。不知何時是



兩儀時節。此當意會。蓋就陰陽內推一個兩儀。其實不是另有兩儀時節。此書末又云。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是指畫而言。而謂機仲直以天地爲兩儀之非。愚按儀象雖是指畫而言。然亦必是天地間有是理。而後畫以象之。朱子此言亦當意會。

啓蒙一書。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

又答袁機仲云。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愚按先天如律。後天如例。先天如

爵。後天如官。先天如魚鱗冊。後天如黃冊。

朱子又云。啓蒙之書。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愚按朱子取希夷之說。謂其原出於孔子。陽明之徒。取佛氏之說。亦謂其出於孔子。其言頗同。而真偽相去遠矣。

又答袁機仲書云。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



讀史通鑑卷一  
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卦爲垢。者。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爲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爲一說。而於彼二者。不相謀矣。又云。乾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北。於十二卦之位。在東南。坤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南。於十二卦之位。在西北。彼此位置。迥然不同。又云。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

終於丑。此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而巖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巖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爲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爲邦。乃以夏時爲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又



讀方輿筆卷一  
三  
云坤之上六陽氣已生乾之上九陰氣已生但一日之內一晝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晝而為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夫之一陰為乾義亦同此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為陰陽然便以此為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方生者甚微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乃十二卦中之一義又云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彊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

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楊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又云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而不可牽彊合為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



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从層層都了。却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輒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疏不下。徒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爲然也。愚按讀易語雖多。只是要分別一箇層數。

朱子與袁機仲論易。謂其有訑訑之聲音顏色。則其堅僻可知。

答周益公論范歐第二書。曲折詳盡。可爲讀書論世

之法。至論歐公。極贊其本論唐六臣傳。而云真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觀此。則歐公之入孔廟。亦不爲妄。答薛士龍云。聞慶曆間。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幸甚。朱子之留心前賢成憲如此。又答薛書云。垂論湖學本末。不勝感嘆。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灑掃應對進退者。尤爲的當。警發深矣。此蓋薛旣答前書。而朱子又答之者也。



讀朱隨筆卷一  
答江元適云。詩人之稱文王。雖曰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帝之則。孔子之稱夫子。雖曰無意無我。然後之得其傳者。語之必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偏滯。理固然也。又云。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乃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自顯。愚按無聲無臭等語。須如此看。然後異學不得而借。

又答江元適云。孟子曰。物皆然。心為甚。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愚按用精義二字。於此最妙。

答李季章云。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愚按此因言儀禮經傳而及之。其書末自言明歲已七十。則知朱子於晚歲。乃惓惓於漢儒之學。如此。姚江之晚年定論。豈不誣哉。程篁墩正孔廟祀典。而并黜康成。亦惑於金谿一派而然耳。

讀朱隨筆卷一終







